



■傍晚鄰居越南姑娘送來一大把蔬菜。

林銓居

農家子弟的詩意鄉情

台灣藝術家林銓居，身兼農人、藝術家、作者等多個身份。嚮往「晴耕雨讀」生活的他，不斷用作品演繹對自然鄉間的眷戀之情。今年，在台灣好基金會的邀請下，他成為繼蔣勳之後，台東池上藝術村的第二位駐村藝術家。在他位於池上田邊的小屋前，有圍牆低矮的小院，坐在門廊下，遠處的山脈和金黃的稻田一覽無遺。

畫山、畫雲、畫流轉的天光，笑容溫和的林銓居說：「大美無言，不需要更多的解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受訪者提供

2007年，林銓居在寸土尺金的城市商圈中心，種下一方稻田。這個名為「晴耕雨讀」的地景藝術作品，被《藝術家雜誌40年年鑑》選為2007年年度大展。作品中，他完整地呈現整地、插秧、施肥到收割的農事過程，更在稻田中間修建工作室，親身踐行古人「晴日下田，雨日讀書」的耕讀生活。在高速運轉的城市中心，靜靜生長的稻田，像是一個奢侈又美好的念想。

對於出生於鄉野、家中數代務農的林銓居來說，「晴耕雨讀」是理想的生活狀態。但作為一個藝術家，作為一個父親，將稻田種到城市中間，多少出於某種責任。「時代有它的潮流，它在滾動的時候，你擋不住它。當年做《晴耕雨讀》，很多人說真好呀，要是能一直都有這樣一個稻田公園就好了。但當時的那塊土地價值台幣25億元，現在更貴了，我們很難要求商人或地主把那拿出來做一個稻田，給你一次已經不錯了。時代的輪子在滾動，會輾碎很多東西，我們的願望一定也會被輾碎一部分。可是重點是，透過這樣的作品，透過和土地接觸的一種感受，能夠把它移植到我們自己身上來，讓我們能在生活或創作的空間中把它延續下去。」

來到池上藝術村，就着天光在田邊寫生，林銓居的夢想實現了一小半。而今年，他正計劃着回家鄉建起工作室，真正實現「晴耕雨讀」。

稻米的味道

從小，稻米的味道就是林銓居最熟悉的味道。「早上走出去，那種稻穀被晚上強大的風揉出來的味道，我輕易就可以辨別出來。稻子開的花，很少人聞過，因為時間很短，那種特殊的味道很多人不知道是稻米的香味，我從小就有很多很強的記憶。」他1963年出生於台北縣萬里鄉的農村，10歲左右就跟着父親下田。「那時台灣還是沒有農藥的。」他說，「我也經歷過爸爸帶着牛來耕田的年代。這種傳統的古老的耕地手藝，是很寶貴的經驗，值得我通過寫作、畫面把這個手感的東西做出來。」所以他的創作總帶有土地的溫度。不論是早期的展覽《山川誌》，後來的《晴耕雨讀》、《風景故鄉好》、《地水火風》……創作形式橫跨繪畫、地景、行為、動畫與寫作，材質各異，但都在講述人的生命故事，重新建構人和土地的關係，「稻米和鄉下的風景成為了我幾十年來的創作主題。」

池上的生活

來到池上，比創作更重要的，是生活。

「駐村的地區差異很大，我去過肯亞、北京、桂林。其他的地方，會有點獵奇、異國情調，或差異性的文化帶來新的衝擊。池上比較不一樣，這邊的特點是離土地的距離很近。」寫生畫畫外，他嘗試去做個池上人，在鄉間閒逛，和鄰居攀談；路邊的小攤上嚐到最古早味的酸梅湯，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闖入了別人家的曬穀場。「那裡面有種很底層的東西，也不喧囂。」每天早晨，相熟的菜農會把新鮮蔬菜掛在他門把上。他也樂於和女友在家炮製新鮮的在地食材，「助理都胖了好幾斤。」他笑。時光細碎，生活的滋養是最潤物細無聲的。

總說自己28歲以前都在種田的林銓居，來到池上，仍嫌自己不夠鄉下。「要讓自己歸零，成為更鄉下、更加沒有背景的人。」他以往的作品，大多在訴說鄉村農田的故事，這一年，有大段的時間被包圍在美麗的稻田中，他卻不想刻意去描繪。「創作是很順其自然的，我在這邊畫風景畫，反倒沒有畫稻田。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我可能有責任去畫一些大家沒有立刻發現的、未知的、小鎮周圍的景色。」

好天氣的時候，他便帶着工具出門寫生，一畫可以畫上大半天。目前最大的一幅畫，有2米×5米，站在戶外的馬路邊作畫，他笑說自己像是雲門的舞者在土地上跳舞。「這邊的微氣候真的蠻有意思的。比如那天，太平洋的雲撞過這座山，翻過山頭後往下走，空氣變暖，雲就慢慢消失，變成像拉絲一樣往下拉……當你拿着一張空白畫布去畫畫時，其實不知道自己具體會得到什麼。但你去畫、去勞動，看到雲的變化，



■出生於農村的林銓居，分享如何把自身的經歷融入作品中。尉瑋 攝



■在戶外的田野邊，就着日光畫畫。



■林銓居在小屋中寫書法。



■龍泉瀑布展場照

要很快地去抓住它，有時就會進入一種忘我的狀態。但在studio中，你是非常有計劃、非常有把握地去做一些事情。這是完全不同的體驗。」有一天，他盯着兩個山頭間包着的一朵雲一直追過去，奮力畫到天黑才返程，「大美無言，不需要更多的解釋。」他說，「那種感覺難以描述，對藝術家來說很過癮。」

文化的養成

林銓居說，創作和耕種構成了他身上十分重要的兩個面向，這個有趣的組合其實也體現了台灣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的生活。「我的整個教育體系是

一個非常文化性的系統，就是小時候讀很多唐詩宋詞，我自己也是一個文言文特別好的人，所以很輕易地可以閱讀《史記》和蘇東坡、柳宗元等人的作品，這都是我非常喜歡的。這種傳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力量，即便是在農地裡面耕種的時候，當我察覺四季在變化，或是刀耕火種這種非常有毀滅性的劇烈的過程時，我好像都能從裡面提煉出一種詩意的東西。這種特色就是文化的養成，讓你在一個現實的勞動中和現實的自然中感受到詩意的存在。這是非常珍貴的養分。另外，反過來說，就是有一些文人我們會覺得非常八股，比較保守。相對這個層面的文人的東西，我生命中又多了一層勞動的東西，這有時就成為一個非常好的補充。勞動那種風吹日曬的生活，然後像我爸爸這樣手把手教我除草、使用鋤刀啊，所有手把手的東西在我這裡又得到一種傳承。我認為這個東西是非常好的補充文人蒼白、保守傳統的東西。」

難怪，「晴耕雨讀」是他始終割捨不了的夢想。

推崇王小波

雖然是農家子弟，林銓居身上卻有種文人的書卷氣。他用細毛筆在小本上寫雜記，喜歡文言文的古韻，說起奈保爾與萊辛，言語之中忍不住有些雀躍。閱讀，對他來說是學習，「要經常處於一種呼吸新鮮空氣的狀態。」

中國現當代作家中，他特別推崇王小波。「中國經歷過政治風暴，在美術上和文學上都有傷痕文學、傷痕藝術的東西，我覺得王小波肯定是有傷痕的，但重點在於他試圖把他以前的這些經歷用一個非常藝術的、超脫的手法來表現出來。比如《黃金時代》，表面上看到的都是感情、性、很不倫的東西，但其實要表現的是個人在一個時代中所要爭取的自由的存在感，我覺得那是不得了的寫作，他真的是有很高藝術高度和藝術技巧的作家。」

英街頭塗鴉藝術家 Szabotage 噴出玩味香港

高樓大廈和舊樓小巷中逼仄的生活環境，曾是一些人搬離香港的原因，卻也是另一些人來到甚或長駐在此的動力，來自英國的街頭塗鴉藝術家 Szabotage 也不例外，他常穿梭於眼中極具特色的大街小巷，受邀在牆壁和捲簾門上留下色彩艷麗的獨特畫作，以及個人象徵的圖案——錦鯉。他的作品不僅地道玩味感十足，更呈現出香港城市地下的創意力量。

Szabotage 上個月於中環舉辦首個香港畫展，展出一系列結合獨特瘋狂與暗黑風格的畫作、雕塑作品及周邊產品，其中也不乏由各種顏色組成的錦鯉圖案，他以這個極具中國特色的塗鴉圖案表達自己對權貴的藐視及對自由的追求，他表示：「錦鯉代表着我的藝術家身份，也能表達我對藝術創作自由的追求。很多作品中我都以錦鯉為主題，糅合了主流文化元素及大膽鮮明對比色彩，透過強烈玩味的影像，把寓意及訊息帶給大家。」

金屬噴漆罐做雕塑

除標誌性的錦鯉外，Szabotage 的作品多數源自香港具標誌性的城市建築風格，以及富有人情味的地道街景，另亦進而探索各式藝術材料，如金屬噴漆罐、木材及油畫的創作可能性。在錦鯉雕塑中，他融入了環保概念，將自己幾年間塗鴉用完的金屬油漆噴霧罐收集起來，再用專門的小刀鏽開以循環再用，拼成雕塑的各個部分，「我現在住

■Szabotage 常因應店主要求在捲簾門上塗鴉。



的地方很近海邊，也經常看到很多垃圾漂浮在海上，所以便在海邊順手撿了一些廢棄浮泡。我認為，太多塑膠用品實在並不環保，因此決定重用這些塑膠用品，放在雕塑旁邊成為藝術創作的一部分。而由於雕塑體積高大，所以要將不同部分拆件再安裝，是頗具挑戰性的工作，也是一個漫长而充滿熱誠的創作旅程。」他說。

雕塑同樣以他最愛的錦鯉為主題，在他眼裡，錦鯉這個象徵意義為他帶來了很多靈感，本身就散發着一種標誌性的光芒，成為整個展覽的中心。同時，他也正擴闊眼界從多方面去尋找不同的物料，「發掘新事物及新題材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有趣的過程，希望能夠把我的幽默及創作意念帶給每一位觀眾。」

下一站，紐約

在香港及倫敦兩地，Szabotage 同時是一位屢獲殊榮的室內設計師，當年他來到香港，也是為自己的事業和藝術創作尋找新機遇。談及香港最吸引的地方，他答道：「由於自己本身修讀建築系的背景，因此很喜歡香港的高樓大廈，無論是新的還是舊有的建築物。在香港定居這三年來，我最愛中環，中環是一個很棒的地



■Szabotage 眼中的旺角極具香港特色。



方，高檔、充滿活力、多姿多彩。這次選擇在蘭桂坊辦展覽也是這個原因，這裡是一個集合大家在一起的很棒的渠道，互相認識新朋友，與大家一起討論我的作品，並展示出創作意念，很開心有這個機會與觀眾分享這一切。我亦非常喜愛中環周邊的地區，如上環、堅尼地城、灣仔等。」

過去，他曾經在倫敦居住，亦去過不同國家有特色的建築物進行街頭創作。如果有一天離開香港，下一站會去哪裡？「我想會到紐約，因為那是美國主要大城市，也是塗鴉藝術家的聖地，我很喜歡那裡。如果可以去澳洲的話，我很想去悉尼和墨爾本，我認為墨爾本的塗鴉藝術發展比較成熟，相對亞洲地區需要多點時間有待發展。我希望自己過往的街頭藝術創作經驗，可以為香港的街頭藝術帶來熱忱及新的元素，藝術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溝通渠道。」

經過幾年的探索 and 了解，Szabotage 認為，香港的市民對塗鴉藝術一般帶有負面的印象，這方面需要藝術家的共同努力去改善，「只要運用得正確，塗鴉也可以成為一個強而有力的表達媒介。香港是一個很好的藝術平



台，使我可以充分示範塗鴉藝術創作，我希望可以把自己原有的特色及性格帶給香港這座城市。這亦是一個機會促使我跟非講英語者去作交流及溝通，當街上的途人盛讚我的創作，對我來說，這絕對是一件很值得高興及鼓舞的事情，也證明藝術是沒有邊界的，無論在哪裡，都可以帶給人們開心正面的意義。」他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